

唐太宗

tangtaizong

第三卷

九天春色

赵扬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唐太宗

九天宮

— 1 —



唐太宗

XUOZISHI

第三卷

九天春色

赵扬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太宗. 第3卷, 九天春色/赵扬著. —郑州:河南
文艺出版社, 2004.7

ISBN 7-80623-485-3

I. 唐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7398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号楼	印张	13.75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353000
承印单位	安阳市印刷厂	印数	1—3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4年7月第1版
纸张规格	890毫米×1240毫米	印次	2004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485-3/I·363	定价	23.6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作者赵扬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- 第四十一回 渭水便桥退突厥
弘文书馆辩治乱 (775)
- 第四十二回 魏征强项驳重臣
唐皇思治求真言 (796)
- 第四十三回 贞观新元训朝臣
显德大殿勉外官 (818)
- 第四十四回 明君怀仁息微澜
贤后示德忙亲蚕 (839)
- 第四十五回 陈君宾躬身稼穡
李世民痛失海鹤 (862)
- 第四十六回 擢房杜左右仆射
整吏治京官并省 (885)
- 第四十七回 开科举学子竞才
抗天灾刺史立功 (906)
- 第四十八回 邓州出粮济蒲虞
柴绍引军围朔方 (927)
- 第四十九回 太极殿日勉群臣
风陵渡夜访旅客 (949)

- 第五十回 马周途穷入京师
圣上远虑图突厥 (970)
- 第五十一回 唐皇慧眼识马周
李靖忠心领三军 (993)
- 第五十二回 报皇恩如晦劳心
出奇兵李靖发威 (1014)
- 第五十三回 颉利兵败遁阴山
唐皇心动调萧后 (1037)
- 第五十四回 唐军挥戈定漠北
世民落泪悼如晦 (1060)
- 第五十五回 安北境群臣献策
设督府恩威并施 (1082)
- 第五十六回 大理卿慎剖疑案
李世民悔伤人命 (1103)
- 第五十七回 唐皇动怒斥佞臣
戴胄辞世留英名 (1124)
- 第五十八回 尉迟恭喜见故人
何吉罗路遇美景 (1146)
- 第五十九回 四方巡风察实情
八面来奏报喜讯 (1169)
- 第六十回 君臣感时论封禅
万民闹春庆丰年 (1192)

第四十一回 渭水便桥退突厥 弘文书馆辩治乱

李世民登基之日，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率领二十万兵马进犯至武功县。李世民闻讯大怒，斥道：“乘人之危！突厥以为我国中有大变，朕又刚刚即位，所以倾国而来，妄图捞些便宜。哼，朕若示之以弱，闭门拒守，他们必然放兵大掠。敬德来了没有？”

尉迟敬德出班奏道：“臣在。”

“朕授你为泾州道行军总管，可带领十万兵马速速出城，前去迎击。”

“臣领旨。”

李世民又将目光转向杜如晦：“如晦，你可拟旨让李靖、李世勣提兵前来。另飞鹤传书给张万岁，让他暗暗转告无忌领兵回京。有了这两路兵马，只要敬德能抵挡一阵，谅颉利也讨不到好处去。”

杜如晦和尉迟敬德转身出殿。

看着他们二人走出的背影，李世民叹了一口气，感叹道：“自古以来华夷之防甚明，看来还是有一些道理的。颉利就不用说了，像突利，刚刚与朕盟为兄弟，明知朕新近即位，理该庆贺才是，没想到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庆贺方式。”

萧瑀拱手道：“陛下，突厥向来人面兽心，善于趁火打劫。盟为

兄弟？那是作不得真的。对他们，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以牙还牙给予颜色，方能灭其威风。”

这时，魏征出班奏道：“陛下，臣不敢苟同萧公观点。如今陛下刚刚登基，天下不平，国内还未安定。突厥虽兵临城下，不宜大动干戈。臣以为，兵不血刃。”

萧瑀瞪了魏征一眼，斥道：“你懂什么？还想在这里扰乱陛下的心智。”

魏征神色安然，淡淡说道：“微臣现在忝为谏议大夫，提出自己的意见是本官的职责。”不软不硬把萧瑀碰了回去。

李世民神色严峻，轻轻哼了一声制止了他们的争执，说道：“兵不血刃？如今突厥兵临城下，难为其能啊。下步行止，要看敬德这第一仗打得如何。”

尉迟敬德不负李世民的重望，他领兵悄悄到了泾阳，在突厥兵犯京城的必经之地设伏，一下子吃掉了其前锋兵马一万人。消息传回京城，全城人皆为之振奋。

然而颉利可汗受挫之后并不减弱进攻的势头，他重新调整了部署，兵分三路齐头并进。尉迟敬德毕竟为一勇夫，没有为帅的经验，勇猛一击之后再无后续之力，难以招架突厥的三路大军，只好且战且退，一直退过了渭水。待突厥的进攻势头缓了下来，他才扎住阵脚。

颉利可汗站在渭水边遥望长安，扭头唤道：“传执失思力。”执失思力和其父执失武曾经跟随过李世民，那是建唐之初攻取霍邑的时候，他们父子二人被始毕可汗派来帮助李渊。执失思力今年二十七岁，勇力过人，更兼思路敏捷，能言会道，是突厥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。

执失思力现正在军中效力，闻听召唤，急忙来见颉利。颉利说道：“你入长安城去见李世民，就说我和突利可汗将兵百万，很想入城看看。他若识趣，早早将金帛贡来，免我动手。”

执失思力不带从人，单骑潜往长安。此时长安城内杂居各色人种，进出一位异域人氏并不惹眼，执失思力轻易就混入城内，很快来到朱雀门前。此时已近薄暮时分，执失思力对宫门守卫说：“我是突厥汗国的特使，容请向鸿胪寺通禀，就说我有急事相见。”

此时突厥兵临城下，正是非常时期。闻听突厥特使来京，鸿胪卿唐俭不敢怠慢，急忙将此消息通报给尚书左仆射萧瑀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。两人此时正在显德殿内与李世民一起议事。李世民听说后，抬眼道：“执失思力？想不到颉利派他为使。说起来，他还是朕的故人。嗯，传他进来。”

殿内，高士廉、房玄龄、杜如晦也在场。

李世民道：“颉利兵临渭水边，想来觉得自己有些资本了。你们猜猜，执失思力的来意是什么？”

封德彝笑道：“颉利肯定还是老一套，无非威胁几句，索要些金帛。”

李世民道：“不错，他肯定会这样。唉，敬德这次虽得首捷，毕竟没有挡住颉利的进攻势头，让他有些得势了。如晦，看样子敬德只是一员虎将，让他全盘掌握军机，可能有些勉强。”

杜如晦答道：“事起仓促，敬德率领之人并非趁手的队伍，取得一次大捷已经不易。毕竟突厥的队伍数倍于他啊。”

说话间，通事舍人入殿禀报，说执失思力已到殿外。李世民立刻正襟危坐，脸现严肃之色，然后召执失思力入内。

执失思力入殿后并不行跪拜礼，拱手揖道：“唐皇在上，本人奉大汗之命，忝为特使，专向唐皇申达大汗之意。”

李世民神色严峻，森然道：“执失思力，你来得正好。朕与颉利、突利新盟不久，朕刚即位，他们就带领兵马犯我边境，入我国内欲纵兵大掠，是何道理？”

“陛下，大汗此来并无他意。不过想问问既有当初之盟，为何所贡金帛拖延至今未见？”执失思力所说中土之语甚是流利，琅琅上口并无阻碍。

一旁的封德彝斥道：“颉利太过贪婪！我朝岁岁按例输入金帛，以馈其乏，缘何动辄加码？我朝已非昔日困顿之时，你们那区区二十万兵马何足道哉！我皇素以英武著名，若驱动天兵，谅颉利万无藏身之地。我皇隐忍至今，雅不愿擅动刀兵因而扰民，你们难道不能体会我皇的这番慈悲胸怀吗？”

李世民挥了一下手，示意封德彝等臣子不可再插言，和颜悦色道：“执失思力，你与乃父当初随朕征战之时，并非不明事理之人。如今颉利大军压境，欺我新近登基立足未稳，此事若让你来评判，你认为合适吗？”

执失思力脸现羞愧之色，头略略低下。他默言良久，然后说道：“陛下，此事说来话长。请屏退左右，我有话说。”

待众人退出殿外，执失思力伏地叩道：“陛下，刚才小人忝为特使，不能全礼，望乞恕罪。”

李世民走过龙案，上前将执失思力搀起，温言道：“朕知你心，不枉我们当初征战时结下的友谊。起来吧，我们坐下慢慢说。”

当初李渊进攻霍邑的时候，始毕可汗赠其两千战马，并派五百突厥兵来助战，执失思力和其父执失武即在其中。李渊拿下了长安，对这批突厥人进行了一番封赏。执失武此时为突厥的颉利发，又被李渊授为唐朝的右卫大将军。这样，执失武同时拥有东突厥和唐朝所授的官职。执失思力当时年龄尚小，不足十七岁，仅得了李渊的一些赏物，未授官职。颉利此次兵犯中原，执失武因年老多病未随军。他瞧中了执失思力的这种渊源，又听说他与李世民私下的交情甚好，因派为使。

执失思力不敢平身与李世民相对而坐，而是欠身半坐，一副很局促的样子。他以前与李世民相处的时候，李世民仅是军中主帅，待部下很亲切，执失思力和他年纪相仿，又是异域之人，李世民就又多了一番客气；眼前的李世民已为大国皇帝，一身赭黄色的龙袍罩在身上，脸上虽神色平和，然不怒自威，让执失思力从心底里泛出畏惧之意。

这里是显德殿内的西偏阁，原是李建成的书房，其中的书架及案几皆保持原样。李世民常常在这里召开一些小型会议。

李世民让宫女为执失思力奉上一盏香茶，说道：“想起我们初次相见的时候，都是毛头小伙子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如今我已年逾三十，算来你也该是二十七岁了。现在有了儿子儿女？”

李世民这样问话，令执失思力一阵轻松，答道：“禀陛下，小人现已有三女，无奈命运不好，尚未有一子。”

李世民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塞北苦寒之地，气候使然啊。”忽然又哑然失笑，“看我想到哪里去了，生育之事怎能与气候扯上关系？哈哈。”

执失思力也陪同笑了起来。

李世民慢慢敛起笑容，直视执失思力道：“你让我屏退左右，到底有什么要紧的话说？”

执失思力站起拱手道：“陛下，大汗让小人传话儿，刚才已经说过了。小人还有一番肺腑之言，想单独说给陛下听。”

李世民挥手道：“不要多礼，坐下慢慢说。”

执失思力并不坐下，侃侃而谈：“陛下，大汗此次领兵犯境，就是瞅准了陛下登基不久，立足未稳。大汗此次尽出精锐，若让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的两支兵马来相抗，恐力不从心。陛下若想大获全胜，非倾国中一半兵力不可。这样，就需要调兵的时间。”

李世民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颉利就是瞅准了这个空当，想有所图。你对我说实话，颉利到底想图什么？”

“很简单，他就是想逼陛下贡献金帛，并无他意。他私下里曾经对属下说过，陛下此次若给予大汗岁贡之倍，定会退兵。”

“哼，乘人之危！你们应该知道我的脾性，朕遇强则强，若示以威风想捞些便宜，那是没有结果的。不错，无忌和敬德的两支兵马，合起来不足十五万，然我还有后续之兵，李靖和李世勣的大军已经开始南下。我再率京畿之兵亲征，则我军不下四十万，颉利能是对手吗？大唐今日已非往日困顿之时，国内诸贼皆平，国力倍

增，颉利若想逞强，尽可放手过来。”

“然则如此一来，京师之地征战之后定会哀鸿遍野，大汗虽战败铙羽而归，然陛下国土破碎，恐亦非陛下之愿啊。其实此次大汗惟索金帛，而陛下想休民生息，这场战事说什么也打不起来。何况，陛下现在送给大汗的金帛到了塞北无可花费的地方，大汗将之贮于库房，终有一天，这些金帛还是陛下之物。”

李世民大惑不解，瞪大眼睛问道：“你这句话让我犯糊涂了，又作何解？”

执失思力黯然一笑，凄然道：“小人父子从征陛下多日，亲眼目睹了大唐的兴起，衷心佩服太上皇和陛下的英武绝伦。反观我国，境遇每况愈下。如今大汗之间猜忌严重，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、郁射设之间矛盾重重，各行其是。尤有甚者，颉利可汗轻族人重外人，与薛延陀等部落打得火热，那薛延陀狼子野心，颉利可汗这样做，无异是引狼入室。唉，外人看来汗国貌似强盛，然内里狼烟四起，危机四伏。小人和父议过，不出数年，汗国就会分崩离析了。小人此次出使，其实也存有私心，万一将来真的这样，望陛下能伸出援手，使我们有一方托庇之地。”

执失思力的这番话让李世民极度震惊。以前他也曾听说过东突厥内部不和，不料已到如此严重的地步。他又想起了隋炀帝、秦二世等人，看来一个大帝国分崩离析的原因不在于外力，关键还在于内力！这使他忽然萌发了一个朦胧的想法，今后对付东突厥的手法要有所变化，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，静待其乱，再定下步行止。这种念头虽在他的脑海里一晃而过，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他决定待眼前的事情过后，要派些人深入突厥境内，来验证执失思力的话。

李世民心里这样想，脸上并未现出异样的颜色，好半天才慢悠悠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心意。上次在幽州时，突利也曾与我盟为兄弟，他也曾说过类似的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太上皇曾授尔父为右卫大将军，从今日起这个封号由你继承，朕另授尔父为大上将军，你以

为如何？”

执失思力闻言后立刻下拜，叩首道：“谢陛下赏，小人此生定当追随陛下左右，再无二心。”

李世民笑眯眯道：“平身。今后你不可如此多礼，朕与太上皇一样，性子是比较随便的。尤其单独面对时，你如此多礼就显得有些生分了。”

执失思力又叩首道：“小人虽生于荒蛮之地，也知道君君臣臣的道理。今日既被陛下授以官职，即是大唐之臣，敬君礼上，那是一点也不能乱的。”

“好了，起来吧。朕向来没有华夷之防，只要是大唐之臣，朕都一样看待，你尽可放心。史大柰原是西突厥子弟，现在一样成了大唐的重臣。”

“臣明白。”执失思力又叩了一下头，然后慢慢立起身来。

李世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，见外面夜色已浓，因说道：“你风尘仆仆而来，肚内定是饿了，晚上就同朕一起进膳吧。来人，传膳侍候。”

烛光下的膳案边，李世民一面吃一面与执失思力说话，心中也形成了此次对付颉利可汗的大计。执失思力诚惶诚恐进完晚膳，然后低头告退。李世民立起身来说道：“唐俭已替你安排好了住处，他现在殿外，你随他去就成。明晨早朝时，你可随他人朝，我有话说。你现在既为大唐之臣，若有什么委屈，不妨藏在心里头，朕会记下你的好处的。”

执失思力唯唯诺诺而退。

次日早朝时分，只听景阳钟声中，净鞭啪啪三响，百官鱼贯入朝。过了一会儿，李世民入殿就座，接受百官朝拜。

唐俭首先出奏道：“陛下，颉利可汗兵临渭水，现派来特使执失思力候在殿外。”

李世民道：“宣他进来。”

执失思力在通事舍人的引导下进入显德殿，依突厥习俗向李

世民施了礼，然后将颉利之语说了一遍，最后说道：“颉利与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，今已至渭水，专候陛下回话。”

李世民听罢大怒，拍案而起，斥道：“朕与可汗面结和亲，赠遗金帛，犹昨日耳。如今可汗自负盟约，引兵深入，难道于我无愧吗！执失思力，你虽为戎狄，亦有人心，何得全忘大恩，自夸强盛！左右，先把他拉下去立刻斩首，让颉利明白朕的态度。”

执失思力听后大惧，伏地请求饶命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自古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望陛下念小人对唐积有薄功，乞饶一命。”

萧瑀、封德彝也急忙出班，请李世民息怒，言称为维持大国风度，不能斩了执失思力，应当以礼遣送。

李世民慢慢坐回龙椅，脸色依然严肃，忿忿说道：“执失思力，看在你往日曾经从我征战的情分上，萧公、封公又替你求情，朕暂时饶你一命。然现在把你放回去，颉利必然认为朕怕他，愈益骄横。这样吧，高侍中，先将这人囚于门下省，由你严加看管，不许出外一步。”

高士廉领旨将执失思力引出殿外。

李世民又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众卿要奏别的事情，暂时先放一放，先把这件事情办好再说。如晦，兵调得怎么样？”

杜如晦奏道：“遵陛下之旨，臣已派人持符急调六军前来，计有参旗军、鼓旗军、元戈军、平道军、天纪军、天节军，现在城外候旨。”

李世民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！如晦办事不错，他们来得还算迅速。秦叔宝、史大柰、段志玄。”

三人同时出班，齐声道：“臣在。”

“你们三人带同参旗军、鼓旗军、元戈军沿渭水西行，即刻出发。”

“臣领旨。”三人到杜如晦那里取了兵符，立刻出殿。

李世民又唤道：“侯君集、薛万彻、马三宝。”

“臣在。”

“你们三人带同平道军、天纪军、天节军自京城南向北包抄过

去。”侯君集、薛万彻、马三宝三人领旨出殿。李世民这会儿站在显德殿内，浑然忘了自己是一名新即位的皇帝，倒似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中主帅。

安排了这些事儿，李世民颜色稍和，对百官说道：“大家都散去吧，请各归本职，照常署理公事。萧公、封公、高侍中，还有玄龄、如晦，你们随朕到阵前走一回。”

李世民不带仪仗，从宫中上马出了玄德门。他们六骑行在最前，背后仅带领甲士五百骑。经过玄武门的时候，李世民看到常何带领部下向自己跪伏行礼。他抬头看了一眼城楼上的“玄武门”三个大字，回思不久以前在此门后发生的事情，心内不由得百感交集。他眼睛有些湿润，遂一挥马鞭猛叩马腹，队伍很快加速了前进的步伐，从城内一驰而过，疾速冲出了开远门。

田野上正是秋熟的季节，黄色的粟米秆、红色的黍米秆横躺在田间，其枝秆上的穗已被农夫剪下，脱粒贮藏。田间有许多忙碌的人影，他们要将粟米秆和黍米秆收集到一起，以为冬用薪柴。一些人开始深耕晒垡，再耕耙收墒，以备播种冬麦。李世民指点着田间对萧瑀说：“萧公你看，百姓刚刚收获，若任由颉利纵兵大掠，百姓就会缺粮无食。看来颉利此来也是处心积虑啊。”

萧瑀忧心地说道：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若此战一开打，这里的百姓就要遭殃了。”

“不错，不误农时为百姓之根本。我刚刚即位，又岂能兴兵使生灵涂炭？”

“然则陛下调兵甚急，已经摆好了决战的架势，臣观此战不可免。陛下，你仅带这数百骑与颉利相对，是不是过于轻率了？陛下以万乘之躯涉此凶险之地，还是慎重一些最好。”

“不妨，这里是京畿之地，不是他颉利的地盘，即使遭遇不测，放手一搏，我也有胜算。萧公，你已随我多日，我如今年龄渐长，岂是逞一时之勇的匹夫？”

身后的封德彝等人见李世民如胜券在握，虽知他是一位谋虑周全之人，然颉利大兵压境，以这区区数百人前去相抗，打破脑袋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何妙计，心中的疑惑一时难释。

群马一路向京城西北方向疾驰，很快就过了汉长安故城，接下来便是秦咸阳城。再向前，即是水波荡漾的渭水。秋阳下，渭水如一条黄带缓缓东流。这条河流见证了沿岸的历史。渭水在秦朝时穿咸阳而过，如今已经移至咸阳旧址之北了。李世民骑在马上无心想这些掌故，他目视前方心里斟酌着与颉利的对话。

转眼间他们已到了渭水南岸，这里的河面上原来搭有一座木桥，唐军撤退到这里的时候，被尉迟敬德下令一把火烧掉了，水中还残留着黑黑的桥桩。李世民驻马向北岸望去，只见那面旗幡猎猎，突厥兵马已经凭地势扎下了许多帐篷。李世民稍一凝神，转头道：“如晦，你派两个人涉水过去，通知颉利和突利过来，我们隔水对话。”

渭水并不算深，两名甲士涉水过去，最深处仅及脖项，只不过水流甚急。两人张开臂膀奋力划水，斜斜地到了下游一里处方才登岸。

封德彝在马上向左右观看了一阵，并不见唐军踪影，忧心地说道：“陛下，颉利系豺狼之人，若无势相迫，愈益猖狂。他若见我们仅有这数百人，万一他大驱兵马，我们岂不束手就擒？”

李世民道：“他不敢！我扣下执失思力不令其归，就表明了我的态度。如今两国正面相对，我朝又非无实力，在此京畿之地，颉利知我不会摆空城计的。你们尽可放心，我自有主意，呆会儿你们听了我和颉利之语就知端的。”

杜如晦道：“敬德退过渭水之后，臣已令他收缩兵马隐于山中，现在也正带兵向这边运动。有了这三支兵马，谅颉利不敢妄动。”

李世民道：“对呀，当初诸葛亮摆空城计，看似无险，其实也是行险。这样的事儿，若非实出无奈，万不可效法。孙子曰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为上策，我们的这一出戏正是为此。我以前也好孤身冒